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宋 衛湜 撰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

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廟祫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朱絃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

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賛歎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音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為祫祭宗廟也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魚則始末不烹故云俎腥魚并肉湆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

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鍾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曉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

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為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而其祭為禘食以陰為主

而其祭為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為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為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 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

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為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為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乎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響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黄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弦之有

遺音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内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弦之濁疏越之遲三嘆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殺耳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

之小耳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歟大羮以其不和故足為大也於玄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羮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酒之在尊大羮之在豆矣於大羮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孚腥

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為不盡矣極與

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

以食為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

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

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

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

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

有遺味者貴其未呈之味也所謂未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於是為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眞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

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强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鍾鼓管磬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醴薦饔餼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

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

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

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

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

身而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

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黄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為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辟諸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

不責已愚但心惡其負而好其乘也是故强脅弱衆暴寡奔競無極為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

之情偽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樂

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為

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為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為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强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惟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既來每一物來則心

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意則嫵惡之是好惡形也好惡恣已之情是無節於内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絶矣

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横渠張氏曰謂天性静則何常静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静言無物非天性静也感之而動氣之

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為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有遷也有不為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為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為仁羞惡

之為義是非之為知辭讓之為禮此知性之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為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之為小人樂書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為好而好之知其為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

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沈於人為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內則在內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為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為

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所謂知則所謂眞者鑿而好惡形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艮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為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情也案易說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

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
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
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
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
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
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
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

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

能奪矣

延平黄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無中爲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爲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　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為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

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湮滅之實未嘗忘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

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内而吾之知又為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為

孔氏曰物既衆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淨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之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横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虚須立天理人心者人

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理制心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偽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泆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為强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衆

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内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偽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為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爲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於物則失其精義逐於物則喪其利用
而化於物者言其成於漸也孟子曰物交物傳曰習
與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於交至於化而終於成夫
物有外有內得於內者內物也動於外者外物也能
無失其良心則不汩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於外
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於內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説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宰制萬物人之

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彞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昬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食饗饗食賔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樂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為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苴至緦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

而不反至緦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鍾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别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别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

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
課其功有算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
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
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
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
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
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
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

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鍾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

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之和也緫曰為之節者蓋樂
雖和而不流是乃為之所以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
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
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
樂舉鍾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
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
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
名冠筓所以別男女之服

延平黃氏曰先王爲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

恩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

新安朱氏曰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爲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

為鍾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意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宫商角徵羽及律吕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

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長樂陳氏曰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

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内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内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為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為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别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𢦨𢦨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爲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

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悅也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内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為同禮別尊卑所以為異同則遠邇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下之情以為同者樂之事也貢飾萬民之貌以為敬者禮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為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别而為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為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為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

延平黄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正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内合情禮於外飾貌内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

與夫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

並行而不隆於所獨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　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真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閒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閒流行轉運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亦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閒寒暑

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而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説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

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

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

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為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為不等也樂之為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為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别而民得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

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
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
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
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則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
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
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
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别矣刑以禁暴

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為政何哉曰孔子將為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

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為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既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於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於刑

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然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為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為節侯伯以五為節子男以三為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為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

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為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為治之略民治行則為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

以為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為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為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為明為

出為愛為變為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為幽為入為殺為化為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於人為好於政為爵於治為仁屬乎陰者於人為惡於政為刑於治為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

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仁義刑政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

樂刑政四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别上下不徒和必刑爵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一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歟

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等辨其義

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禮樂亦所以為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爲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内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爲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爲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横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内之説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内者

據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禮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為常事故其為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靜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

以為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為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為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之為動言文則知靜之為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為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

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為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為文基命宥密為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禮物博而多之為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黄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内出於性故静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

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

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講義曰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為樂則聲音由靜而生耳樂既本靜則當

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形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荀卿子所謂偽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内也外有所為必出於中而有本中有所藴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

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姦聲亂色不留聦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慠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靜蓋中之靜形於外亦靜也惟自外而作夫內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隆殺等威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內外之辨哉　又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

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為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為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藴於心由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内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

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
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
愈飾而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
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
也暴民不作諸侯賔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
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

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賔服賔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曰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則是禮道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内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内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瞻其顔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内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

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敬四海之内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樂書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

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内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内言四海之内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

子不怒當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之内所謂予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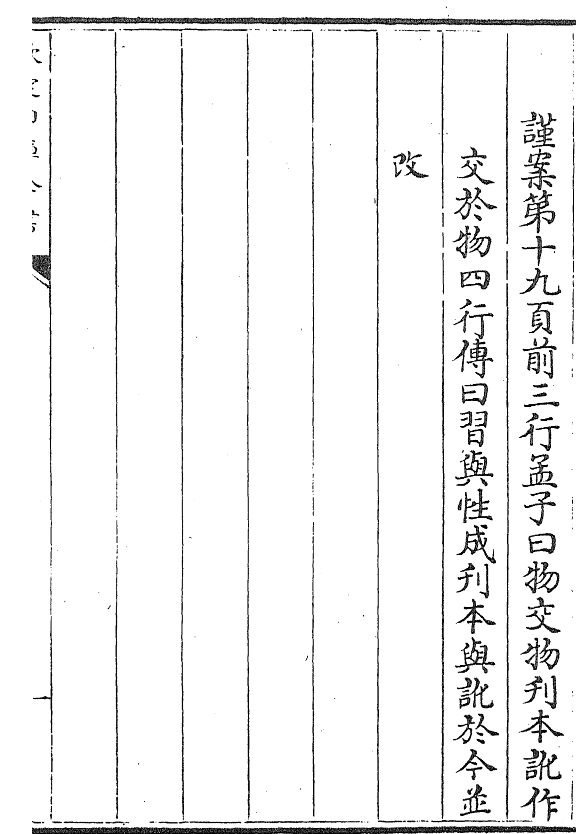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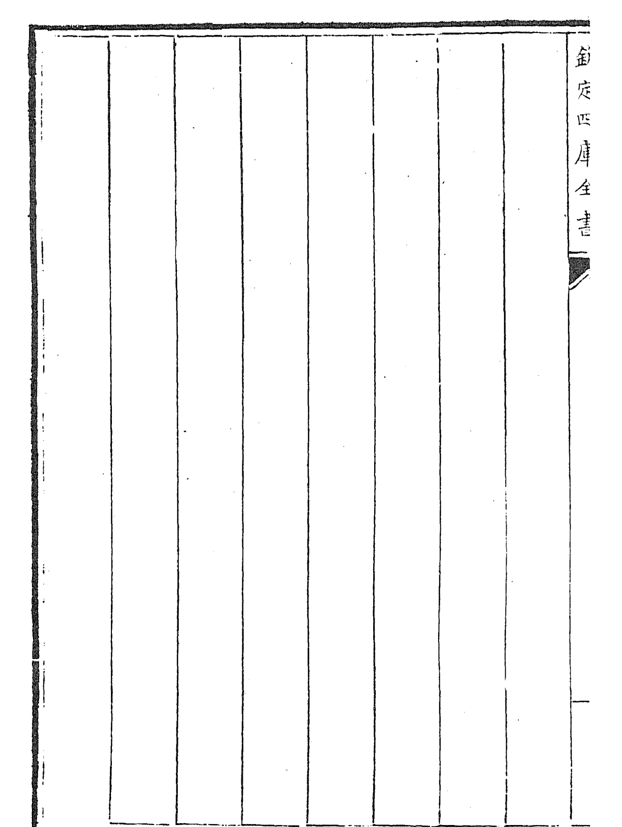
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産爭承則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别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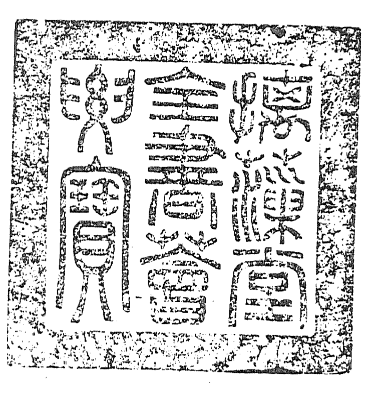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内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九十二



謹案第十九頁前三行孟子曰物交物刋本訛作交於物四行傳曰習與性成刋本與訛於今並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一　經部

禮記集説卷九十三　　宋　衛湜　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

孔氏曰從此至述作之謂也為樂論第三段自此至名與功偕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鄭註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報生成之功也聖王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

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内合其敬同其愛也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内莫不合其敬以為義同其愛以為仁矣

延平黄氏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之大禮大樂賛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成先王以大禮同天地之節以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配鬼神也率神而從

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之役鬼神也　又曰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産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産使陽氣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為和秋冬與物辨而為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是禮樂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節而其用實同之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直與

之為一非特同之而已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者道天地沖和之和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者也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為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至不殰不殈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

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為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同節則其為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本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

故曰幽則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為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禮樂則人為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人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暴民不作以至天子不怒天地同和之

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内天地同節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為之樂則聖人有以賛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下而聖人為禮則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

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别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于彼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

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内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河南程氏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秘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山陰陸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禮也遊魂爲變樂也故君子不離明而識禮樂亦不即幽而知鬼神周禮義曰大宗伯

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者大宰非禮官也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謂之鬼則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官蓋備矣

新安朱氏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又

曰言人在明處則犯禮樂在幽處則犯鬼神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賛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不可以差殊先後觀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衆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

而不散鬼之歸也樂游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

得此於明則為禮樂得此於幽則為鬼神天地禮樂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内感其節則敬心翕然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與禮樂一理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所以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事與時並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孔氏曰尊卑有别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宫商别

謂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也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人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大章堯有章明之功大韶舜紹

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長樂陳氏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通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

大司樂凡樂事遂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官太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為用樂以和為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同明王未嘗不相

沿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

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則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蓋當其時而為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為之則子噲讓而絕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為大有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偕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豈聖人之得

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然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慶源輔氏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

故明王相沿而為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為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也

延平黄氏曰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

有情趨時有迹情天也不可戾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為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為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其所以為器與夫所以為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

事故曰事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金華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咸韶濩武之類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為同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也申明禮樂之器與文并述作之體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為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為鍾節之革而為鼓越之竹而為管磨之石而為磬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

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為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内圓以應簠簋之所以為器也内方以守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為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為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為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産俎豆所以薦天産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畧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

延平周氏曰鍾鼔簫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為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為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

孔氏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

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又云著誠去偽禮之經若能
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既能窮本知變
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上屈
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説義理既知其文故
能訓説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
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
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

矣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

知則知人所為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内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内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為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

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為之序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揚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

室之為則禮由已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鍾鼓不陳玉帛不分吾無以見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甚盛德得其時而起莫之能為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説皆可以為之也

延平黃氏曰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既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亦何敢作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剏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闕氏曰禮樂之情愛欲是也禮樂之文上所言是也然情文嘗相依有此情則有此文雖然明聖之名豈易得哉惟盡述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别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别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氏曰從此至與民同也為樂論第四段此經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調陰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

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

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而皆別樂統同也𡡾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異也𡡾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以為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為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為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為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

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既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秪以為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秪以為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

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為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為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

天地之序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山陰陸氏曰過制則失中故亂過作則失和故暴鄭氏謂暴失文武之意文武若今云文武大矣

李氏曰天地奠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為樂

序所以為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羸或縮而皆别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陰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陰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廬陵胡氏曰易於樂取雷出地奮是天地之和於禮取上天下澤是天地之序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所謂制作侔造化樂主陽禮主陰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範

圍天地而不過則暴亂不生

延平黃氏曰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别則言羣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偽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為之蓋有自來也前總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其終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循乎理則得徇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序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明於

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泯禮樂非天地則其用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別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舍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

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為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　又曰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乖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

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

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内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

張氏曰既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説其情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

散窒之患論乎劉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内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偽非誠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為禮之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内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

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為之制乎樂書

馬氏曰樂以和為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無患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為樂之情猶言實也樂雖以和為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欣喜歡愛無欣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而為樂之官也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著誠去偽者禮之經也

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為禮之質雖以誠為本而誠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閒蓋無莊敬恭順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而為禮之制也制猶言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此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為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

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為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為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為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為恭可知

延平黄氏曰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廢天之患矣人之德出

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從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併於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敬則立於質下文與民同則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

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成故曰禮之制也

慶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論其倫則不相患害如書所謂無相奪倫者故欣喜歡愛而其職形矣

中正而不流於邪僻如所謂行脩言道者故莊敬恭順而其制立矣知情而能作識文而能述此明聖述作之事也至其施播於金石之閒發越乎聲音之表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情此官此質此制又將與天下公之豈明聖所得而私哉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此等與民所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等四事先王所獨能專也

張氏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云與民同言隨世也

長樂陳氏曰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

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

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為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為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為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

處己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樂書

嚴陵方氏曰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者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止以金石為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内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為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運言山川所以儐鬼神亦以是也金石聲

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為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為行禮者也周官有禮樂亦此之意夫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則此所與民同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皆此意也

延平黄氏曰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

為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為墨子其固為子莫其介為仲子其刻為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與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為仁怒而為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偽弗

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徇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作樂所以致和中和之氣格於上則天位焉格於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槩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內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闕

氏曰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

無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歟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

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作樂是也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從此至禮樂云是樂記第三章名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案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以樂禮為第三章記者別起意別之也王者之功因民所樂

故功成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如民樂周王用干戈
而業成故周王作干戈之樂禮以體別為義令治人
得體故制禮以應之如周公太平乃制禮也樂云作
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白虎通云樂陽也動
作倡始故言作禮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其功大
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言功治有大小故禮樂
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
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

以德為備具也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享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皃鷺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内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維烈之

後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
之謂具具於備為微備於具為全也然則文武之舞
不全非所以為備樂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為具禮
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為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
合亨為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觀矣變具禮為
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為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
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

戈者春夏學干戈是已有兼而用之者干戚揚是

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

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剅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

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

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

具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時蓋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也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緣其頌聲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為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然則功未成而治未定其

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未定則禮未制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不獨於武故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遲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干羽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延平黄氏曰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

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聖人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爲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固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蓋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

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辯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達禮自天子達三獻爓一獻孰是已干戚之舞備樂也而曰非備樂孰亨而祀達禮也而曰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孰亨而祀而治不協愧於備樂達禮矣

延平周氏曰立於禮故禮制於治定成於樂故樂作

於功成舜命九官益而後伯夷而後夔蓋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辯固訓徧然有别矣易徧為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具為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為至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為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

以九歌也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此所以必貴乎備且具歟干戚武舞耳文德何與焉故非備樂孰亨止令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闕　氏曰治定未至於功成功成不止於治定制禮者立於禮也作樂者成於樂也易以謙制禮繼以作樂之豫舜命夷典禮繼以夔典樂皆此意也然感

人莫善於樂治人莫急於禮功未成治未定禮樂將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特一新其制作必待功成治定耳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極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畧偏謂倦略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畧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長樂陳氏曰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

盡人道故以王號而應乎人時則陰陽運量天之所為也世則前後推遷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黄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惡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尚文殷文質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夏時殷輅周冕之禮有虞氏

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為表裏孔子論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黄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為之不知奚據樂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冥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禮備而不闕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　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感人為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強世為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工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

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延平周氏曰明主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沿襲者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為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為文禮出於強世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為文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敝唯聖人能與於此

馬氏曰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至於禮樂之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互文以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為文盈而不能反則放故極則憂禮患於粗故以進為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敦樂而無憂者盈而能反也禮備而不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則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強而皆從容中之也

延平黄氏曰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

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其殊而不言異　又曰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為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情同其本一故其損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終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

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能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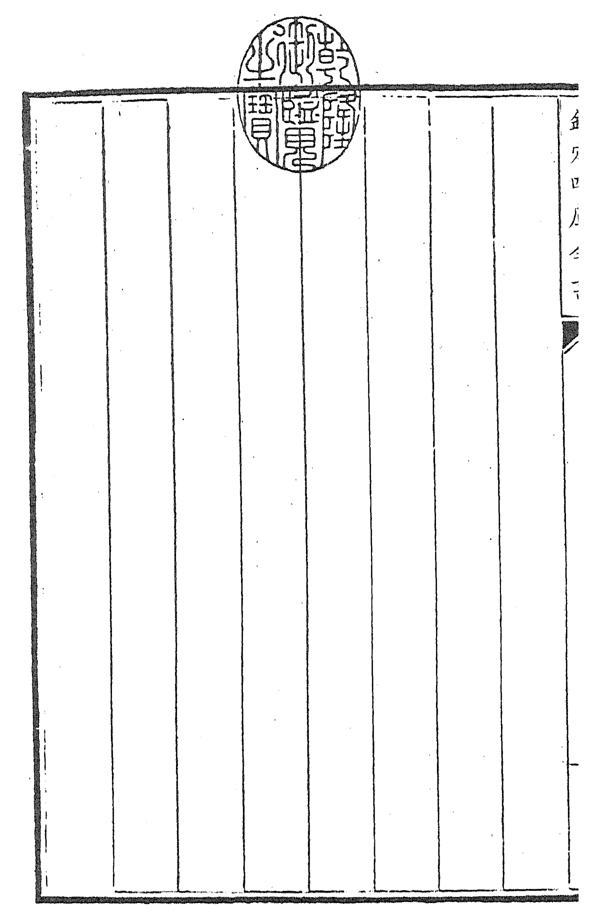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九十三

謹案第二十四頁後七行亂者序之反也刋本序訛理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干戚武舞耳刋本武訛止今改

第四十一頁前三行樂極而不止刋本極訛好據義疏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樂備而工出刋本工訛功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松